

壓抑／解放二元對立，對不起

胡錦媛

——讀《豪爽女人：女性主義與性解放》

基本上，何春蕤所著的《豪爽女人：女性主義與性解放》一書是建立在「壓抑」與「解放」對立的二元辯證上。作者首先在前四章痛陳「壓抑」對女性所產生的不良效應，然後在第五章至第八章及第十章主張「解放」的必需要，而「解放」的不二法門就是開拓多元化情慾空間。

在作者的論述中，「壓抑」的效應是負面的：「不爽」、「挫折」、「退縮」、「僵化」、「扭曲」、「保守」、「低能量」、「棄婦情結」、「固定有限」，而「解放」則具有「豪（好）爽」、「肯定自我」、「充滿活力及無限創意」等正面意義。既然「清秀佳人」是「純純的壓抑著自己的性」的女人，「豪爽女人」是「性解放的、充滿活力與魅力」的女人，作者呼籲讀者「不做清秀佳人，要做豪爽女人」。區分清秀佳人和豪爽女人的一「壓抑」與「解放」因此是兩個全面穩定的運作系統，兩者之間並無晦暗的

中間地帶。

傅柯 (M. Foucault) 在《性史》中曾質疑壓抑／解放的二元對立，他指出此二者其實是一體的兩面。透過「壓抑」(repression)，個人的情感經驗比人際互賴 (interdependence)、公行動 (public action) 對於自我的定位更具舉足輕重的力量；「壓抑」強化情感的自主性 (emotional autonomy)，所產生的效應可能是反有社會秩序的。傅柯的理論也許無法解釋「壓抑」所造成所有惡果，但是它點出了「壓抑」本身的不穩定性。《豪爽女人》的作者也注意到「壓抑」(或「保留 (reserve) 」) 與「自我」、「主控權」之間的可能關連：「女人在求愛的過程中愛耍一點小小的招式，若即若離的，欲迎還拒的，……看起來她好像還有一點點的主控權」，但是她讓「主控權」……往往只建立在……唯一的一張底牌上，那就是她的身體……這種暫時的主控權也因此遲早會幻滅」(156頁) 這個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結論斬斷了兩者間的關連。除了身體，女人可以有智慧、金錢、名位等資源，身體當然不可能是所有女人行使主控權的唯一底牌，而「壓抑」系統的運作也可能產生不同於「不爽、挫折、低能量」的效應。作者對於這種排除多元化 (不同於

「唯一」的、模糊掉各次元差異的做法其實是頗感不安的，她在全書各章因此不斷強調「每個人的情慾快感模式有……非常個別的獨特性」（127頁）。如果解放的情慾快感模式具多樣式，何以壓抑模式及其效應獨獨不然？如果正如作者所說，以「女人」、「男人」來統稱兩種人口是「過分簡化」的做法，那麼「清秀佳人」和「豪爽女人」的區分法又何嘗不然？

作者鼓勵讀者去操練性解放，但是對情慾資源的生產與保存卻沒有一個清晰的藍圖。在「性慾總是隨著熟悉的程度遞減」（102頁）的前提下，作者建議要多看色情材料、多加幾個性伴侶，卻沒有談到情慾資源的膨脹是否會改變情慾生產／消費／保存的系統運作。一個時時擁有許多可消耗資源的情慾操練者會持續是個享受性的「虎狼」嗎？作者說：「愉悅本來就來自踰越的危險情境」，但是當「壓抑」被「甩掉」後，當性世界的危險已為豪爽女人所熟悉後，「愉悅」從何而來？它的本質是什麼？在進入美麗的愉悅性世界之前，我們希望知道。

為了凸顯性壓抑和性別不平等間的關聯，為了運動策略，作者說她「不得不略過另外一些層面……：我似乎想不出有什麼論述方式可以面面俱到而不

失焦點」(4頁)。也許作者可以做實證研究來使論述更周全，調查「壓抑」與「解放」如何在女性的現實生活中運作、在女性的自我定位上扮演何種角色——本書最令人矚目的特點之一其實也是實證研究的缺席，作者常說「往往」(156頁)、「事實證明」(131頁)或「數據顯示」(179頁)，卻又未曾提出證據——也許作者終會因而拋棄壓抑／解放二分的前提。

在提出性解放的主張時，作者所面對的是社會強勢的「定觀念，她自信的對話口氣因此透露著幾分恐怕不能說服他人的焦慮：「相信我」(142頁)、「你可別以為」(107頁)、「慢著！你別誤會我」(104頁)。作者甘冒被批判的危險，要以性解放運動來抵抗父權體制，讀者應該付出心力與她對話。

(1994年11月13日中時晚報)